

甘青語言區域漢語副動詞附綴「是」

語義、句法和來源

邵明園 [Mingyuan Shao]、林旭娜 [Xuna Lin]

中山大學 / Sun Yat-sen University | 北京大學 / Peking University

副動詞作為甘青語言區域的重要特徵之一，廣泛分佈在甘青漢語中。雖然學者對它的語義、形態和句法特徵進行了描寫，以及確認此現象並非漢語內部創新，乃經由接觸而來，但對它的語法性質卻定性不準，且未描寫它在限定性、指稱轉換和預指照應等方面的特徵。本文以副動詞「是」為例，基於類型學視角，探討它的形態句法特徵，並詳細考察它的語法化過程，認為它兼有接觸引發的語法演變中「語法借用」和「語法複製」兩種類型特質。本文否定副動詞「是」的藏語拷貝說，而支持它來自阿勒泰類型語言。在區域特徵推移上，副動詞和連動結構在亞洲大陸上呈現明顯的地理互補分佈格局。

關鍵詞：甘青語言區域，甘青漢語方言，副動詞，限定性，語言接觸

1. 緒論

1.1 甘青語言區域與漢語方言

甘肅省西部、青海省東部以及兩省的交界地帶，是漢、東鄉、撒拉、回、藏、蒙古、土、保安、裕固等多個民族的聚居區。他們使用的語言歸屬漢語方言（蘭銀/中原官話）、藏語（安多方言）和阿勒泰類型語言（蒙古語族、突厥語族），¹因廣泛、深入的接觸，形成一系列混合特徵，被稱為「西北語言聯盟(Northwest China Sprachbund)」、「甘青語言區域(Qinghai-Gansu linguistic area)」或「安多語言聯盟(Amdo Sprachbund)」等，是中國最重要的語言區域之一，近年來受到學界持續不斷的關注。

1. 目前所謂阿勒泰語系(Altaic family)存有爭議，學界更傾向於把它下位三個語族，即突厥語族、蒙古語族和通古斯語族之間的相似，視作語言接觸導致的區域趨同，而非同源關係的證據(Vovin 2005)。甘青河湟漢語主要受蒙古語族（系）影響，本文遵從徐丹、貝羅貝(2018: 12–13, 註腳6)，通用「阿勒泰類型語言」稱之。

Dwyer (1995)較早把中國西北地區叫作語言區域，但她所談西北方言範圍較廣，含新疆烏魯木齊、寧夏、陝西、山西及內蒙古西部部分地區的北方漢語。隨後出現了「青海—甘肅語言區域」概念，(Slater 2003: 7; Nugteren & Roos 2006: 101)，Slater認為該區域形成時間大約不會早於13世紀中葉。Janhunen (2007)則使用了「安多語言聯盟」的概念，並認為其術語來源即Slater提出的概念。徐丹(2014)及徐丹、貝羅貝(2018)採用「甘肅—青海語言區域」的概念對這一帶的語言進行類型探討。²尤其徐丹、貝羅貝(2018)一文詳細列舉了該語言聯盟的地理分佈、語言種類、區域共用語言特徵等，並認為其形成時間難以確定。鑒於「安多語言聯盟」中的「安多」是藏族傳統文化概念，且安多藏語對甘青語言文化的影響遠不如阿勒泰類型語言，不宜作為西北多元文化區域的代表。「西北語言區域（聯盟）」所指範圍字面來看往往更廣，至少還要包括寧夏和新疆，但這部分地區與甘青地區的語言關係還不明朗。故筆者更願意採用「甘青語言區域（聯盟）」這個術語，它的核心區即在湟水谷地。³

1.2 副動詞

1.2.1 定義

Haspelmath (1995)從跨語言的類型學角度，對副動詞進行了深入研究，他把副動詞界定為構造副詞性從句的非限定動詞，是動詞的形態變化之一，副動詞結構與主句之間為主從關係。他定義了主從結構的五個特徵，即：(1)可以內嵌；(2)從句可以和主句換位；(3)具有預指代詞；(4)具有語義制約和焦點；(5)可以提取(Haspelmath 1995: 12, 23)。同時，他指出副動詞常見的形式構造有：動詞附加屈折詞綴，動詞添加非詞綴小品詞，以及副動詞形態的重複或重疊等(Haspelmath 1995: 9)。

Bickel (1998: 394–395)認為副動詞具有區域特徵，提出了「歐洲副動詞」和「亞洲副動詞」兩種類型，歐洲副動詞的主要功能是做狀語，而亞洲副動詞結合了狀語功能和小句鏈的功能。也就是說，同一類依存的副動詞形式，既可以構造狀語小句，也可以構造鏈式結構；此外，某些語言中的副動詞結構的限定性、從屬性也有爭議。Bickel

2. 本段論述參考了徐丹、貝羅貝(2018: 4)「甘青一帶語言區域現況」一節。更多詳細內容請參考該文。

3. 這些點在「語言」還是「方言」上有爭議。本文暫擱置爭議，仍以漢語方言對待。

(1998:394–395)和Genetti (2005)都認為從屬性是印歐語副動詞的特點，而阿勒泰語和藏緬語中的副動詞，即亞洲副動詞，不一定具有從屬性。

很多語言事實表明，副動詞小句並不一定是狀語從句，不一定是非限定性的，也不一定是嵌入式的，而呈現不同的語言差異。

1.2.2 副動、中動和連動

與副動詞緊密相關的是中動詞 (medial verb) 和連動結構。中動詞是指構造小句鏈 (clause-chaining) 的非限定動詞。小句鏈指的是多個小句串聯，只有一個小句（起始或末尾）是限定的，其他小句是非限定或半限定的，小句之間彼此互不嵌入也無修飾關係的一類結構 (Foley & Van Valin 1984: 238–320; Haiman & Thompson 1988; Longacre 2007)。Haspelmath (1995: 20–27) 認為小句鏈與並列結構、連動結構和副動詞都有糾葛，但又有自身的特點，是個獨立的結構形式，屬於「主次結構」(cosubordination)，⁴並將之與並列和主從關係在句法地位上並置。Van Valin (2005: 188) 把並列、主從和主次圖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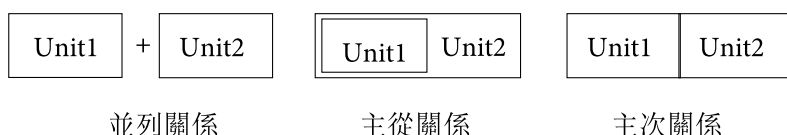


圖 1. 並列、主從和主次關係表

小句鏈與副動詞結構的區別和聯繫，迄今類型學界仍無定論。Haspelmath (1995: 23) 指出「副動詞」(converb) 和「中動詞」(medial verb) 一直存在術語使用混亂的問題，導致指稱有時討論的是一個問題，有時卻是不同的問題。有些語言可能會明確區分這兩者，有的語言可能未必。不過Haspelmath (1995: 26–27) 同時指出，小句鏈和副動詞小句並非不可能同存於一種語言當中，日語看來就是小句鏈和副動詞小句並存的語言。此外，蒙古語族的土族語也存在小句鏈和副動詞小句並存的情況 (Slater 2003: 224–229)。Genetti (2005) 從理論上否定了副動

4. cosubordination 乃「主從(subordination)」和「並列(coordination)」複合而來的一個詞，該詞漢譯「主次結構」乃採用劉丹青(2015)的譯法。

詞和中動詞在藏緬語中區分的必要性，筆者認為她的看法同樣適用於阿勒泰語，以及西北甘青地區有副動詞現象的漢語方言。

連動結構也屬於主次結構。副動詞和連動結構都是小句整合後的一種複合句形式，關於二者的比較詳見第4.2節。Payne (2011:307)把小句整合的形式按「整合度」圖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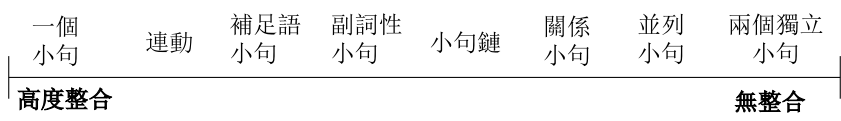


圖 2. 小句整合連續統

從右往左，小句整合程度越來越高。但整合後的情況是個連續統，而非離散關係，相互的界限有時難以確定，不同語言的情況也會有差異性。從上表可以看出，小句鏈和副詞性小句緊密相連，而連動結構非常靠左，即整合度很高。

1.3 副動詞附綴「是」研究綜述

對甘青語言區域的研究，之前都側重語序和名詞性格形態，而對動詞性形態的研究非常薄弱。徐丹、貝羅貝(2018:12)列出了14條甘青語言區域內共用的句法特徵，其中10條涉及語序和名詞性形態（主要是名詞格形態），4條涉及動詞性形態。其中「用詞綴tala/thala」⁵和「連接詞」實際可以合並為一條，即「有副動詞形態」，屬動詞形態之一。

甘青語言區域中，漢語最常見的副動詞形態有「是/時[哈/呵/號]」、「著/者/召」、「塔拉」等，⁶其中又以「是」和「著」分佈最廣，口語中最高頻。「是/時」與「哈/呵/號」為同一語素在不同地域

5. tala/thala的語音和功能，陳乃雄(1982:17-18)認為與保安語和蒙古語中表迎接副動詞詞綴-tʰala(-tʰala)和bala近似。目前學界也基本都肯定它是阿勒泰語言的借詞。西寧方言中「塔拉」有兩種用法：一種表示動作發生的時間，相當於普通話中的「……的時候」，另一種表示選擇關係，相當於普通話的「與其……不如」（王雙成2012:472-473）。另外，「塔拉」在河州話中還可以做終止格，如「他晌午塔拉睡了」（馬樹鈞1984）。

6. 學者在用漢字記錄時，會有不同記音字，實則所指相同。為行文方便，本文一律用「是」、「著」、「呵」表示，對於不同作者的例句用字，也都一並改過來。

的語音變異，不同學者寫作不同漢字。本文針對副動詞形態「是/時[哈/呵/號]」，研究其形態句法特徵和來源。它是指如下一類語言現象：

臨夏話(敏春芳、程瑤2015)

- (1) 衣裳貴是捨不得穿了。這件衣服太貴了，所以我捨不得穿。 [因果]
- (2) 尕娃飯吃過是學裡去了。孩子一吃完飯就上學去了。 [順承]
- (3) 我來是辦事情的。我來是為了辦事情。 [目的]

以往研究對上述例子中的「是」定性頗有爭議，對其來源的擬測也有不同觀點，整理為表1。下列研究中，馬偉(1994)、敏春芳和程瑤(2015)和張競婷、楊永龍(2017)分別基於青海循化話、甘肅臨夏話和青海甘溝話，對「是」的語義、句法和來源進行了詳細研究，但句法分析尚有不足，主要是未能定性「是」的副動詞附綴性質，也未能對它的限定性、指稱轉換和預指照應等進行研究。三篇論著在贊同阿勒泰來源說的同時，未能有效反駁藏語來源說，且未能指出它作為甘青語言區域特徵之一的地位，對它構造小句鏈的特點關注不夠。另外，也很少注意到它與連動結構的關係，以及連動和副動的地理推移現象。

表 1. 「是」的定性與描寫

地理分佈	形式	定性	來源	觀點出處
臨夏	「是」	語氣詞	—	馬企平 (1984:83)
	「是」「著」	關聯詞	受安多藏語的副動詞標記 $\eta e/\gamma e$ ，從句連詞 $gə$ 和 na ，主語補足語從句連詞 no ，以及並列關係標記 ra 等影響	謝曉安等 (1996)
	「是」	語氣詞	—	郭延兵(2006)
	「是」	—	來自阿勒泰語言副動詞標記 $sa/sə/sɛ$	敏春芳、程瑤 (2015)

表 1. (續上表)

地理分佈	形式	定性	來源	觀點出處
甘溝	「是」 「著」	副動詞連接型標記	–	趙綠原 (2015: 60)
	「是」	狀語從句標記	漢語時間詞「時」	張競婷、楊永龍(2017)
河湟漢語	「是」 「著」	後置狀語從句標記	–	楊永龍(2019)
循化	「是」	–	模仿撒拉語sa/se	馬偉 (1994: 28–29)
白龍江全流域	「時」	複句連詞	–	莫超 (2004: 190–191)
唐汪	「時」	詞綴	漢語「時」	徐丹 (2014: 279–284)
青海 _{具體不詳}	「號」	假設連詞	與安多藏語的na有關	敏生智 (1989: 82–83)
西寧	[·xɔ]	假設語氣詞	近代白話「呵」	劉勳寧(1991)
	「呵」	後置詞	–	川澄哲也 (2014)

本文共分六節，第一節緒論，介紹甘青語言區域概念和副動詞理論，並對「是」的研究進行綜述。第二節描寫副動詞「是」的形態句法特徵。第三節研究「是」的接觸語法化。第四節討論副動詞和連動結構的關係。第五節介紹區域特徵推移和副動詞/連動結構的分佈。第六節結語。本文所用漢語語料，主要來自相關著作，並找母語人核對，部分系筆者調查而來。藏語乃第一作者親自調查語料。

2. 副動詞標記「是」及形態句法特徵

2.1 形式特徵

甘青漢語的副動詞標記「是」是構造狀語從句的附綴，具有黏附性、強制性和固定性等特點，與現代漢語主從連詞有很大不同。因為該區域漢語的小句語序通常為SOV，所構造的小句並合通常是如下模式：

小句_{1.OV}=是，小句_{2.OV}=是，小句_{3.....}

大多數情況都是[小句_{1.OV}=是，小句₂]這個構造，目前只發現表達時間順序事件時才採用超過兩個小句並合的方式（詳參2.4節）。至於上述不同小句的限定性問題，因為牽涉漢語限定性的複雜難題，尚難定論，但如果基於形態和句法的觀點，則它不區分限定和非限定（詳參2.3.2節）。

「是」在不同研究和甘青不同地域，有不同寫法和讀音。如下所示：

表 2. 「是」的地理分佈和讀音差異

接觸性質	漢字寫法	方言讀音	地理分佈	資料來源
語法複製？ S-組	時	[ʃɿ]	唐汪	徐丹(2014: 279)
	時	[sɿ]	白龍江全流域	莫超(2004: 190)
	是	[ʃɿ]	臨夏	敏春芳(2013)
語法借用 X-組	呵	未標音	西寧	王雙成(2012: 473)
	呵	[xɔ̃ ⁰]	西寧	川澄哲也(2014)
	哈	[xa]	樂都	雷漢卿(2017)
	號	未標音	青海 <small>具體不詳</small>	敏生智(1989: 82–83)

若按讀音可以分兩組：約以青海民和和循化兩縣為界，民和與循化，及以西多為X-組，而以東和以南多為S-組。它們都來自和阿勒泰類型語言的接觸，前者為「語法借用」，而後者不太確定，可能為「語法複製」（詳參第3節）。兩組基本語義和功能一致，但還是有不少細微的

差別，S-組表義功能更多，更具有強制性，更像附綴，而X-組更自由。這可能反映了接觸程度的不同，正如楊永龍(2019:14)所說，西寧話的語音、詞彙系統屬漢語，語法方面比臨夏等地漢語方言更接近漢語北方話，但也不同程度地顯示出周邊一些少數民族語言的特徵。

本文主要基於臨夏話、唐汪話和甘溝話語料來探討「是」的副動詞相關功能，因這三者地理較近，在功能上具有更高的一致性，附帶討論它與X-組的差異。

2.2 語義分類

Bisang (1995:154–156)把副動詞的類型分為三類：並列型副動詞（一個主要事件的不同方面）、敘述型副動詞（線性順序事件）和連接型副動詞（讓步、條件、對比、時序等背景信息）。甘青漢語的「是」主要表達「連接型」語義，「敘述型」不常見，處於浮現當中。而另一個「著」可表達「敘述型」、「連接型」和「並列型」，但主要表達前兩者，從而形成互補又交叉的格局。如下所示：



圖 3. 副動詞附綴「是」和「著」的語義關係

剔除各家語義的交叉描寫，可以把它所表達的各種不同語義羅列如下：

甘溝話（張競婷、楊永龍2017）

- | | |
|---|------|
| (4) 晚夕到是你的阿爸來了。到了晚上的時候你的叔叔回來了。 | [同時] |
| (5) 三聲叫了是再□[pian]聊天的啥沒啊。叫了三聲以後就再沒什麼聊的了。 | [先時] |
| (6) 投睡是話要說。睡覺之前不要說話。 | [後時] |
| (7) 雨下是假放哩嗎不放？
如果下雨的話放不放假？ | [假設] |
| (8) 他我啊頭前打了是，我他啊打了。
他先打我了，所以我才打他。 | [因果] |
| (9) 明天雨下是啊（罷嘛）我們她哈看去哩。
就算明天下雨我們也去看她。 | [讓步] |

(10) 噯傢笨得很嘛**是**啊（罷嘛）學的還是好啊。他雖然很笨，但是學習還是很好。
[轉折]

(11) 尼麼是丫頭一天餓得不成**是**，園子裡看去**是**，包穀兩個種下著說。
然後有一天姑娘肚子餓得不行，就到菜園子去看，看見種著幾株玉米。
[敘述]⁷

臨夏話（郭延兵2006；敏春芳、程瑤2015）

(12) 你我哈好**是**我你哈好呢。只要你對我好，我就對你好。
[條件]

(13) 梅花鹿下山**是**吃水呢。梅花鹿下山，是為了喝水。
[目的]

對於某些語義類別，不同學者使用不同術語，但內涵相同，比如敏春芳、程瑤(2015)的「順承」，即張競婷、楊永龍(2017)的「敘述」。另外，例(13)被標記為「目的」顯然不妥，「是」後頭的才是目的，前邊的應該是廣義「方式」。

劉丹青(2008: 52)認為漢語中整合度高的狀語從句用「地、似的」來標記，可以嵌入主句的主謂之間，而整合度低的則作為複句中的分句，用連詞「因為、如果……」等表示。語義類別可分為時間、方式、目的、原因、條件、結果、程度等。沈家煊、許立群(2016)及沈家煊(2019)否定漢語存在主從句關係，認為「從屬小句」與「主句」之間不需要單獨的語法形式連接，通過並置線上推導二者之間的主從關係或主調關係義。

甘青漢語方言明顯又與現代漢語有所不同，主要在於「是」具有較大強制性，位置固定，可以表達各種副詞從句語義，還能表達時序狀語義。而相同之處在於，從形態角度看，藏語和阿勒泰類型語言副動詞都是非限定性的，而甘青漢語則無所謂形態限定性與否。

根據阿勒泰語如東鄉語（敏春芳2013）、蒙古語（清格爾泰1991：280–283）和土族語（Slater 2003: 224–229），安多藏語（邵明園2018）中的副動詞描寫，可以把甘青語言區域的副動詞類型做如下分類：

7. 「敘述」一名為筆者所加，原文作者只闡釋了事件關係。

表 3. 甘青語言區域副詞從句語義分類

副動類型	甘青漢語	阿勒泰類型語言			藏語
		蒙古語	東鄉語	土族語	安多藏語
並列型	+(微弱)	+	+	+	+(微弱)
敘述型	+	+	+	+	+
連接型	+	+	+	+	+

從上表可以看出，甘青漢語與周圍蒙古語族（系）和安多藏語的副動詞在表義上高度同構。

2.3 形態句法功能

2.3.1 主從/主次關係

「是」所構成的小句主要做狀語，表達主從關係。根據Haspelmath (1995:12, 23)判定狀語從句的幾個標準，其中「插入」和「換位」兩條即可以把它的主從性標記出來。如臨夏話所示（敏春芳、程瑤2015，其中b和c由筆者補充調查）：

- (14)
- a.

鍋我沒洗是阿娜我哈罵了一頓。
我沒洗鍋，媽媽罵了我一頓。
- b.

阿娜鍋我沒洗是我哈罵了一頓。
- c.

阿娜我哈罵了一頓，鍋我沒洗是。

例(14)中「是」連接的小句之間順序可互換，(14a)還可以有時序先後和因果關係兩種理解，但在(14b)和(14c)中，「是」所附著的小句顯然表達了事件的背景信息：「阿娜」罵「我」的原因是「我沒洗鍋」，儘管這兩個事件發生的時間有先後，話語的組織卻不按時間順序原則，是為了凸顯其中的因果關係，敘事的意義弱化，而修飾意義加強。莫超(2004:98-99)描寫了白龍江流域漢語方言的複句連接詞「時」，其性質與「是」基本相同，其中複句的「變式句」將從句移動到主句之後，也證明主句與從句之間可以換位：

- (15)
- 他還在床上睡到呢，你不叫幾遍時。
你不叫幾遍的話，他還在床上睡著呢。

從句可內嵌和換位的特徵，使「是」字標記的主從結構與主次結構區別開來，主次結構的從句不能嵌入主句中。主從關係的另一個表現是「是」字所在小句可作為焦點，如下所示：

(16) 明天但雨下是，我們就她啊不看了。如果明天下雨我們就不去看她了。

不過甘青漢語也有自己的獨特之處，即「是」可以表達按時間順序發生的一系列動作和事件，此時彼此之間無修飾關係，這是它不同於英語一類狀語從句的特點所在，這種特點則是類型學所謂小句鏈的特徵。如例(17)甘溝話(楊永龍，私人交流)各小句之間並非修飾關係，順序不可調換：

(17) 尼個胡麻衣子哈就尼麼價炸了是，袋子裡鍋吵舀著出來了是，就尼麼地梯子上掛下著唄。那個胡麻衣子就那樣去煮，然後把它從鍋裡舀出來[裝到]袋子裡，然後就那樣掛到梯子上[晾乾]。

綜上所述，「是」所在小句，既可表達主從關係，起修飾作用，又可表達主次關係，表依存作用。

2.3.2 限定性

限定性劃分，有形態、句法和語義等不同標準，形態是最傳統常見的標準。現代漢語若按形態劃分，則無限定與否的區別(朱德熙1985)。漢語限定性的相關爭議，可參考Sybesma (2019)和曹道根(2018)的回顧。

從形態和分佈的角度，限定性是指動詞受到時、體、式、語氣、人稱、示證等範疇的制約的程度，受到上述範疇制約越多，限定性越強，反之越弱。Haspelmath (1995:5)也指出，限定和非限定實際是個連續統，而不是離散的，所以限定性要根據具體語言的實際情況予以分析。限定和非限定對於語言使用的意義，主要是能否與外部世界建立聯繫，而在句法上的表現即能否成句(Nikolaeva 2007)。非限定式通常都是不能獨立成句的，需要和上下文的限定性的句子一起，才能表達一個完整的複雜事件，但這不代表非限定在任何語言中都不能完句，如蒙古語中，非限定式在極特殊的情形下，就可以完句。⁸

8. 蒙古語中，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非限定式不能獨立結句，但當假定副動詞後加語氣詞a、da後，可以充當結束式謂語，並表示感嘆的意義(清格爾泰1991:267, 275)。

甘青漢語副動詞「是」和「著」等的限定性問題，絕大多數學者都忽略了，只有幾個學者有初步的認識，如馬偉(1994:71)說，「是」用在動詞後，取消句子的獨立性，引進後一小句。如果基於形態的角度，甘青漢語和現代漢語其他方言一樣，因為沒有嚴格的形態，所以同樣沒有限定和非限定的區別。這是它與模式語阿勒泰類型語言不同的地方，後者非限定性有嚴格的形態上的標記。

從句法的角度，Sybesma (2019)認為漢語事件句（限定）骨架的必有成分是CP，TP，AspP和VP(VP-e)。非限定事件句的非限定性是因為其骨架成分不全，或者成分雖全，卻無法妥善連結。CP就是句子聯繫到當前言語情境的成分，例如句末語氣詞、語調等；TP為時成分，AspP為體成分，VP為事件謂語，一般為有界謂語。也就是說，漢語限定句的基本結構是CP<TP><AspP>VP，儘管漢語缺乏形態上的時體標記，但時體範疇可由句子內部的預設值表達，不一定有顯性標記。從句法上來看，「是」所關聯的副詞從句可以是限定性的，如以下幾例：

(18) 你我哈好是我你哈好。只要你對我好，我就對你好。（敏春芳、程瑤2015）

(19) 三聲叫了是再□[pian]聊天的啥沒啊。叫了三聲以後就再沒什麼聊的了。
（張競婷、楊永龍2017）

(20) 將要外頭出去呢時客人來了。正要去外頭時，客人來了。（黎浩，私人交流）

例(18)主句與從句的句法結構相同，主句為限定性的，意味著從句也是限定性的。例(19)和例(20)中從句有句末語氣詞「了」「呢」，具備了限定句的條件，同樣的語氣詞也在主句中出現：

(21) 他還在床上睡到呢，你不叫幾遍時。你不叫幾遍的話，他還在床上睡著呢。

(22) 我投飯啊吃完了，噯傢們走著家裡到過了。等我吃完飯，他們已經走到家了。
（張競婷、楊永龍2017）

例(21)和(22)中語氣詞「呢」、「了」出現在主句中，構成限定句的骨架，主句可以抽出單獨成句，對比例(19)與例(20)，可以證明例(19)與例(20)中「是」標記的從句也是限定性的。由此，「是」可以關聯限定從句和非限定從句，與阿勒泰語系副動詞只能關聯非限定從句不同。

曹道根(2018)認為漢語沒有語法意義上的限定和非限定區分，但存在語義限定和非限定區分。他認為語義限定語句是可以「獨立成

句」的語句。「獨立」不僅指分佈或話語結構上的獨立（非附屬、非組合），也指獨立於語境（確切地說，指獨立於話語事件以及說話時間之外的其他語境信息）；「成句」是指語句所述事件可以按一定的時間視角（如說話時間）獲得時間軸上的定位，從而達成語義自治。語義非限定語句正好相反。語句達成語義限定性的手段是開放和綜合的。若基於語義限定性理論，則甘青漢語的「是」字句既有限定也有非限定，比如上述例(18)就是非限定的，而例(19)和(20)就是限定的。

2.3.3 指稱轉換

Jacobsen (1967)最早提出「指稱轉換」(switch-reference)的概念，它是指不同小句主語是否同指的一種構造。副動詞結構是對指稱轉換較為敏感的結構，但並非所有語言都如此。Nedjalkov (1995: 110)將副動詞的指稱轉換分為三類：相同主語、不同主語和可變主語。從跨語言角度看，許多被定性為副動詞的小句會受主句論元的制約，副動詞形式的主語和主句主語必須是同指關係。但也有很多語言採用不同策略，比如在諸多通古斯語言中，含有副動形式的小句主語既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於主句主語。甘青漢語方言「是」和「著」等副動詞附綴構造的主從句，其指稱轉換屬可變類型，從句主語與主句主語可同指也可不同指，自由變換。如甘溝話（張競婷、楊永龍2017）：

(23) 你_i沒心走了是_i就車坐了去。 你不想走的話就去坐車吧。 [同指]

(24) 阿姐_i一個擦是，_i牆上些翻著出去給。 姐姐特別頑皮，所以就從牆上翻出去了。 [同指]

(25) 他_i我啊頭前打了是，我_j他啊打了。 他先打我了，所以我才打他。 [不同指]

(26) _i藏五毛錢是我_j見天吃去啊。 如果現在還是五毛錢，那我會天天去吃的。 [不同指]

(27) _{i/j}投睡是_{i/j}話要說。 睡覺之前不要說話。 [同指/不同指]

例(23-24)屬於同指，而例(25-26)屬不同指。例(27)單獨拿出來，實際有歧義，即可以同指也可以不同指，需借助語境解讀。附綴「是」不標明主語同指與否，而根據語境自由變換，由語境賦予，展現了相當大的自由性。

甘青安多藏語和蒙古語族語言的副動詞也都是自由轉指型，不存在副動詞形態決定指稱轉指的情況。

2.3.4 預指照應

Haspelmath(1995: 14)認為，具有預指代詞(cataphoric pronouns)，且指代詞內容受後面指代詞語的C-統制，是嵌入式主從句句法規則之一，也是判定副動詞小句性質的標準之一。如英語的狀語從句，預指代詞遵守C-統制原則：

When Zhangsan speaks English, he looks awkward.[從句-主句/回指照應]

When he speaks English, Zhangsan looks awkward.[從句-主句/預指照應]

但甘青漢語不具有預指照應關係。下列例句都是從句在前，主句在後：

- (28) 弄是李小霞班主任上著是，噯傢我們哈少隊課上傢沒玩給著啊。李小霞班主任上課，她不讓我們在少隊課上玩。 (張競婷、楊永龍2017)
- (29) 噯傢學習不好是啊，爸爸打聾。如果你不好好學習，爸爸就打你。
- (30) 噯傢飯吃過是，張三學裡去了。他一吃完飯，張三就上學去了。

例(28)「噯傢」既可以回指「李小霞」，也可以指代其他人。例(29)和例(30)代詞「噯傢」不能預指照應「爸爸」和「張三」。可知預指照應這條標準並不適合判定「是」字句的狀語性質。

2.4 標記「是」的性質

在判定「是」的性質之前，先簡單羅列它最主要的分佈環境。如下所示：

- (31) 投睡是話妄說。睡覺之前不要說話。 (張競婷、楊永龍2017)
- (32) 三聲叫了是再口[pian]聊天的啥沒啊。叫了三聲以後就再沒什麼聊的了。 (張競婷、楊永龍2017)
- (33) 直個尕幾兀個的阿媽打地料一頓是，傢不上學起料。這個小孩被她媽打了一頓，就不去上學了。 (敏春芳、程瑤2015)
- (34) 哎，爸爸！額拉媽媽滴羊賣過個了嘛是好東西吃些走吧。哎，爸爸，我們倆賣了媽媽的羊去買好東西吃吧！

例(31)接在動詞之後，例(32)接在體標記「了」之後，例(33)接在數量短語「一頓」之後，例(34)接在語氣詞「嘛」之後。

關於「是/呵」的性質的不同說法，在表1中已有體現。但上述說法都可以重新考慮。理由如下：

首先它不是語氣詞。因為它的主要功能不是表達語氣意義，而且句法上具有強制性，一般不能省略。其次附置詞一說也不甚妥當。附置詞通常指附著在NP前面或後面，共同構成一個結構組構成分的封閉詞類，而「是」顯然不滿足這個特點，它是附著在動詞和動詞短語後頭的成分。當然，漢語存在附置詞和連詞不甚區分的情況，但小句後頭的「是」與附置詞在功能和語義等方面，還是有很多不同。再者它也不是典型的連接詞，漢語口語語體連接所謂「複句」的連接詞，⁹是一個獨立的詞類，它可以失去本調，也可以保持本調，甚至可以重讀以表達強調；和所在小句之間，可以基於語用而停頓；同時是可選的，而非強制性的；位置不固定，可以移位。這些都不符合「是」的特點。¹⁰另外，有些學者籠統地採用「標記」等說法，實際也沒有定性。

甘青漢語方言「是」的句法分佈表明，「是」的本質乃附綴。這個特性，與「是」來自語言接觸有關。

根據Zwicky & Pullum (1983)、Zwicky (1985)和Gerlach (2002:26)經典附綴理論，輔以Dixon (2010:222)關於判定附綴必須在每種語言的語法內，根據個體基礎來制定識別標準的觀點，判定「是」為附綴的理由如下：(1)能與短語組合（如例33）；(2)對宿主動詞沒有組合限制；(3)可以接在帶附綴的宿主之後。如例(32)，「了」的性質為表達體意義的附綴，¹¹據前三條可判定「是」不是詞綴；(4)「是」不能有獨立的重音形式，必須失去本調而弱讀，也無法被強調；(5)有黏著性，韻律上通常緊貼到前面的小句動詞上，與前面的動詞構成韻律詞；在動詞和「是」之間不能有停頓；(6)不可以移位，位置固定。(7)口語中「是」雖然不是絕對不能省略，但省略之後不夠自然，也就是說它呈現很大程度的強制性。附綴的判定不僅依不同的語言而有不同，具體到附綴本身，它也有依附性強弱的區別。Nübling (1992)據此設立依

9. 漢語有無複句是有爭議的，沈家煊(2019)認為漢語不存在單複句之別。

10. 謝曉安等(1996:278)把臨夏話中的「是」標記為[sɿ⁴²]，認為口語中聲音一般拉長，並且對應的藏語虛詞na和ɲe或re等虛詞口語中也是長音。據筆者調查，這個說法不妥，臨夏話的「是」口語基本都是弱化的音，往往又輕又短。安多藏語同樣無需拉長，除非強調整個句子時，它會連帶被加重。

11. 詳見吳福祥(2005)的證明。甘青漢語的「了」同樣是附綴性質。

附性量階等級「一般附綴>特殊附綴>屈折詞綴」，若對照檢查，則「是」近於「特殊附綴」的性質。

綜合來看，直接附著於動詞之後的「是」應當是甘青漢語方言的一種動詞形態，但是由於漢語孤立性特點的影響，「是」與動詞的融合度不高。例(34)貌似特殊，因為形式上「是」接在語氣詞「呢」後頭，若從功能分析，則「是」乃附加到前面的整個小句上。如上述2.3.2小節所述，它實際上是雜糅了漢語的連接詞和阿勒泰類型語言的副動詞標記的雙重特點。它與漢語方言中表達複雜句的連接詞在韻律、黏附性、強制性、固定性等方面，還是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它本質上是個附綴成分。就甘青區域內的語言來說，阿勒泰語系語言的副動詞標記基本為詞綴，而安多藏語和甘青漢語的副動詞標記普遍為附綴，這是受語言的形態類型影響造成的。實際上，漢語的詞綴基本上只出現在名詞構詞法中，涉及到句法時，黏著成分一般都分析為語法詞或附綴。甘青漢語在與形態發達的阿勒泰語、藏語的長期接觸中，也有「形態化」的趨勢，從整體的語法系統來看，「是」作為動詞形態分析為附綴而非語法詞是最為合適的。

3. 副動詞「是」與接觸語法化

3.1 獨立創新還是接觸語法化

學界以往對「是」來源的觀點主要分為二種：「內部獨立創新」和「外部接觸語法化」。其中外部接觸借用又分為藏語接觸說和阿勒泰類型語言接觸說。細分則為：

(一) 「是」來自漢語時間詞「時」

莫超(2004: 225)、徐丹(2014: 279–284)和張競婷、楊永龍(2017)等即持此觀點，認為是漢語自身演化的結果。徐丹認為它是獨立自主演化的結果，但張競婷、楊永龍(2017)認為在語法化過程中，甘青地區的藏語或阿勒泰類型語言也起到了某種促動作用。

(二) 「是」來自與藏語的接觸

這又分兩種觀點：(1)仁增旺姆(1991)認為河州話的「是」受藏語引語標記ཟུ་ <zer>的影響(如下例(35)所示)，是引語助詞「說」的變音。這種觀點僅關注語音相似性(藏語書面語<zer>在甘青藏區通常

讀ser或se），卻忽略了「是」與<zer>在語義和句法上的巨大差別，「是」絕無可能是對<zer>的直接借用或語法複製。(2)謝曉安等(1996)認為「是」來自對藏語的副動詞標記和連接詞的模仿（見表1）。「是」在語義和形態句法上，與藏語副動詞附綴Ca和Ci確實非常相似（如下例(36)），但除此之外其他的標記，則不管在語音上還是在功能上，都與「是」相差甚大。因此不可能是對它們的借用和模仿。

(35) *gnam babs=thal=ser=gi.*

雨 降落:完成=親知=引述=新異

下雨了說。（按：聽到某個親眼看到下雨了的人說下雨了。）

(36) *'di.shes chang dak.dak 'thung=ngas, las.ka ra mi-las=a/ gzhan=gis 'phya*

這樣 酒 總是 喝=副動 活 也 否定-做=副動 別人=施格 嘲笑

dgos-rgyu.red ya.

要-將行:敘實 語氣

（你）這麼一直喝酒，不幹活，別人會笑話的呀！

例(35)引述標記ser前面所在小句必須是限定性的，而ser之後還可以繼續添加新的示證標記。因此不管從語義還是句法功能來看，都與「是」相差巨大。例(36)則與「是」語義和句法上近似，所在小句都是非限定或半限定，可以自由指稱轉換，沒有回指，都是標記副詞性從句等等。

（三）「是」來自與阿勒泰類型語言的接觸

這一觀點又分兩類，即它到底是「語法借用」還是「語法複製」。詳見3.2.2節，此不贅述。

（四）未指明具體來源。

有的未涉及「是」是否和接觸相關，只討論它的句法和語義功能，如馬企平(1984)、郭延兵(2006)和川澄哲也(2010)等。

此外還有其他看法。敏春芳、程瑤(2015)的觀點是個矛盾體，既認為「是」本為漢語表判斷係詞，通過話題標記階段進而語法化為假設助詞，又贊同餘志鴻(1999)的音—義借用說，把它與阿勒泰類型語言的假設副動詞sa聯繫起來，同時還把它和漢語時間詞「時」聯繫起來。趙綠原(2015:60)認為它對應於民族語言中的「判斷語氣助詞」範疇，因常出現在句尾，故用來充任限制型副動詞連接型標記，在這個基礎上發展為小句連接標記。然而判斷語氣助詞是限定性成分，表達語氣範疇，難以發展出非限定功能。

「是」做副動詞標記，只見於甘青語言區域內的漢語方言，域外漢語方言未見。另外，如上述第2章所述，「是」的句法功能和語義特徵，以及明顯的形態化趨勢和句法強制性，相對於現代漢語的虛詞系統而言，過於獨特。

漢語方言存在內部演化的例子，如福建省的新泉方言的「時」在很多地方和西北的「是」基本一致。「時」也可以表假設，轉折，因果等（項夢冰1994）。它雖然也可以出現在小句中，但都是構造的「當……時」的意思，不可以構造鏈式結構，表達例(17)中類似「然後」的意思。所以，新泉方言是「時」的獨立演化，可語法化為話題語標記。而甘青漢語中則體現明顯的語言接觸影響，因此完全基於漢語系統內部演化的觀點較難成立。

3.2 接觸引發的語法演變

語言演變有語言內部自發的演變和接觸引發的演變兩類，在「是」的語法化過程中，內部演變和接觸引發的語法化均有涉及，但後一類對「是」的獨特性形成則起主導作用。鑒於阿勒泰類型語言和藏語都具有副動詞，本節將會論證前者為模式語，而非後者。

3.2.1 阿勒泰類型語言作為模式語的可能性

把阿勒泰類型語言作為「是」接觸借用的模式語的可能性和可靠性，主要基於如下一些觀點：

（一）從語音形式角度。

語音近似是語言接觸和借用的表現形式之一。如孟和達來(1999)所做蒙古/突厥諸語言假設/條件副動詞詞綴表（表4），可知都含有s-，而漢語的「時/是」中古都屬禪母，現代官話基本都讀做ʃ或s，¹²都是清擦音，語音近似。「時」和「sV」基本語義等同（都表假設和時間），語音近似，因此是可能的對應來源形式。當然，更可能「sV」與「時」的語音和語義近似，漢語才擴大了「時」的使用頻率和強制性，使得它具有了更多副動詞的形態句法特徵。

形式上，安多藏語最高頻的副動詞附綴有兩個：最主要是兼表前景和背景信息的亞洲式副動詞附綴CV，其次是假設/條件/讓步副動詞

12. 現代方言讀音情況，經由「東方語言學網」查詢而來。網址：<http://www.eastling.org/>。

附綴na。CV區分敘實和非敘實，因而有兩個變體Ci（敘實）和Ca（非敘實）。C-乃輔音和諧形式，根據口語中宿主動詞韻尾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語音變體（表5）。na則無語音變體。

表 4. 蒙古/突厥諸語言假設/條件副動詞詞綴表

語族(系)	語種	假定式或條件式附加成分
蒙古語族(系)	蒙古書面語	-yasu/-gesü, -basu/-besü
	土族語	-sa
	東鄉語	-sə
	保安語	-sə(~~sa)
	東部裕固語	-sa/-se/-so
突厥語族(系)	古代突厥語	-sar/-sär, -sa/-sär
	維吾爾語	-sa/-sɛ
	哈薩克語	-sa/-se
	柯爾克孜語	-sa/-se/-so
	烏孜別克語	-sæ
	撒拉語	-sa/-se
	西部裕固語	-sa/-se

表 5. 安多藏語阿柔話副動詞附綴CV的語音形式*

韻尾	b(bs)	d	g(gs)	m(ms)	n	ng(ngs)	r	V
	/p/	/l/	/k,ɣ/	/m/	/n/	/ŋ/	/r/	
非敘實	ba /wa/	la /la/	ga /ɣa/	ma /ma/	na /na/	nga /ŋa/	ra /ra/	a /a _{v≠a} ,a:/
敘實	bas /wi/	las /li/	gas /ɣi/	mas /mi/	nas /ni/	ngas /ŋi/	ras /ri/	yas /i _{v≠i} ,i:/

* //表示口語讀音，前面字母為書面藏文的拉丁轉寫。敘實和非敘實兩行，//前的拉丁轉寫形式，並不見於書面正字法，乃按照安多地區口語形式及音變規則所定的習慣性轉寫。安多藏語的副動詞變位，內部雖然會有方言的差異，但整體上與該表大差不差，只是微調。

安多藏語亞洲式副動詞附綴CV和假設/條件/讓步副動詞附綴na的語音形式，與「是」相去甚遠，雖然構式拷貝屬於語法結構複製，不一定與語音形式有關，但從「著」、「哈」等例子來看，某個範疇在模式語與複製語中的語音形式相近情況下更容易引發構式拷貝。

(二) 從系統性角度。

在語言接觸及由此導致的語言演變中，借用、複製某個範疇或特徵的遷移並不是一種孤立的現象，常常存在平行的語法複製過程或其它特徵遷移的實例。甘青漢語方言後置格助詞絕大多數也都借用或受影響於阿勒泰類型語，絕少看到明確來自藏語格助詞的實例：

表 6. 西北方言的格系統（曹廣順2012:272）

語言點	賓格	與格/ 受益格	從格	領格	處所詞（方位格/ 向格/終止格）	憑藉格/ 工具格/ 方式格
河州話	哈	哈	-ta/-xet'e	的	-tala	啦/兩個
五屯話	哈	哈	啦	的	裡/上	兩個
唐汪話	哈	哈	些	的	裡	啦
甘溝話	哈	哈	吵	之/的	裡	-lia

邵明園、林旭娜(2023)論證了與賓格「哈」的阿勒泰接觸說是可靠的，藏語來源說不可靠。從格和憑藉格/工具格/方式格也基本可以確定借自阿勒泰語，處所格（方位/方向/終止格）的功能和語音與安多藏語也相差較大。領格不論，因藏、漢和阿勒泰語基本句法構造完全一致。

更重要的是，臨夏話至少還有「著」和「塔拉」兩個副動詞附綴，與「是」合計共三個。¹³這三者語音形式不同，表義功能也不同（整體呈現互補狀態，部分重疊），但功能相近，均對應阿勒泰語中的副動詞詞綴。Janhunen (2007)「著」的功能也有很大把握來自蒙古語族d₃-類副動詞的複製（馬樹鈞1984；賈晞儒1993；敏春芳2013；敏春芳、程瑤2015），而「塔拉」從語音形式到語法功能，都非常明確地來自蒙古語族（系），尤其五屯話，即使它是甘青區域內受藏語影響最深的語言，但它的副動詞，如並列/敘述=ma、假設/讓步/條件=ra/

13. 徐丹、貝羅貝(2018)把「塔拉」視作甘青語言區域的特徵之一。但注意「塔拉」本是終止格，如河州話副動詞功能由終止格虛化而來。河州話的「塔拉」做副動詞，目前僅見「與其……不如」的語義，如「他去塔拉，還不如叫我去與其讓他去，不如讓我去」，未見如西寧話「……的時候」類用法。

la、界限=thala、原因=liengə、即刻=tita等，幾乎看不出受藏語影響的痕跡，而和阿勒泰語關係最深。

(三) 從副動詞地理分佈的角度

甘青漢語方言的副動詞附綴「是」、「著」、「塔拉」等，只在本區域出現，不出現於其他區域。比如位於四川的藏漢混合語倒話，用「了」和「了是」做副動詞附綴，而模式語只能是藏語。（意西微薩·阿錯2004：313）。¹⁴當然，不同地區的藏漢接觸，漢語可能會用不同的形式複製藏語的副動詞附綴，所以本條只是有限證據。

(四) 從甘青漢語形成的社會學角度看

楊永龍(2019)基於社會人口和文化變遷，以及語言習得的角度，認為甘青漢語混合性特徵產生的途徑不是單一的，不能一概而論。但最主要的途徑是，母語為SOV語序的藏語或阿勒泰語的說話者，在語言接觸過程中，受到漢語影響，放棄原有語言而轉用漢語，由於母語的干擾，在轉用中一些語法特徵得以保存下來，沉澱為語言底層。徐丹(2014: 49, 304)推斷唐汪人的祖先是漢人，約在14至15世紀之間來到唐汪，大約於15世紀，一部分唐姓後裔改信伊斯蘭教。汪姓約於17世紀（或略早一些）陸續來到此地。由此可以推知，他們的文化高於當地伊斯蘭民族，伊斯蘭民族在向他們習得漢語的過程中，雙方協商，得到了漢語的詞彙系統，同時受阿勒泰語母語干擾，保留了顯赫的底層特徵。

藏語在甘青語言區域形成過程中的作用，目前還不是特別清楚。但憑藉筆者十幾年研究安多藏語語法的經歷，以及對甘青漢語方言的瞭解，藏語的作用遠遠不如阿勒泰語言大。¹⁵即使被學界認為受藏語影響最深刻的青海五屯話，基於筆者深入的田野調查，及與藏語和阿勒泰語的系統比較，也發現它那些迥異於其他漢語方言的語法，基本都源自於阿勒泰語，而與藏語關係不大。比如界限格和憑藉格，並列、立刻、假定等各類副動詞形式，都不可能是受安多藏語影響的結果。

14. 作者把它們標記為「連詞」，實即副動詞附綴。另外，注意「了是」的「是」詞源是確定的，就是來自系動詞「是」，而不是其他語素。

15. 也有學者觀點不同。比如喜饒嘉措(1991:14)即認為藏語對河州話的影響更大，筆者不能贊同。藏語對河州有影響是肯定的，但難說最大。

(五) 從歷史文獻方面

餘志鴻(1999)指出元代《蒙古秘史》已採用「呵」來對譯蒙古語表假定的副動詞詞綴(B)sA/U，¹⁶這很可能是語法借用。其後《老乞大》和《樸通事》則表假設時一律用「時」而不用「呵」。這三本文獻都不是與藏語接觸的產物，故不可能來自與藏語的接觸。元明漢語用「呵/時」對譯蒙古語假設副動詞的事實表明，這一用法有現實語音基礎和心理基礎。

3.2.2 接觸過程與演變機制擬測

副動詞「是」與阿勒泰類型語言假設義副動詞有關，但到底是「語法借用」還是「語法複製」仍待釐清。按照一般解釋，語法借用通常指一個模式語的語法語素，遷移到受語中，即語法性音—義單位（語法語素）發生遷移；而語法複製則指複製語仿照模式語的某種語法樣式，生成一種新的語法結構或語法概念(Heine & Kuteva 2003)。

(一) 語法借用觀。

馬偉(1994)認為河州話的「是」，與突厥語假設副動詞詞綴se、sa語音近似，功能相近，借自突厥語。他以撒拉語為例，探討了它在循化漢語和撒拉語中的結構同構和功能相似，認為撒拉語的s變為漢語的s，同時母音發生變異的結果。餘志鴻(1999)通過考察《蒙古秘史》的漢蒙對譯，指出「呵」和「時」是對蒙古語將來完成體的{-A}和條件副動詞{-su}的借用形式的譯音字。「時」是否一定是譯音字不好說，但「呵」肯定無疑。

(二) 語法複製觀。

張競婷、楊永龍(2017)認為雖然「是」與蒙古、突厥諸語的副動詞標記「sa、sə、so」等音近，但不是它的借詞形式，而是漢語時間詞「時」的自身演化，只是這種演化受周邊語言副動詞結構的影響。這個觀點實際蘊含了一定程度的「語法複製」觀。敏春芳、程瑤(2015)的論述，同樣雜糅了語法複製語法借用觀，但尤為強調對阿勒泰類型語言副動詞結構的模仿。

16. 餘志鴻認為宿主以母音結尾則出現B，輔音結尾則B不出現。A/U表示按母音和諧律的音位變體。此處他的理解可能有誤，蒙古語書面語的表假設的副動詞詞綴是-yasu/-gesü和-basu/-besü (孟和達來1999)，最主要還是su/sü。

上述兩種觀點在理論上看似矛盾，實則具有一定的相通性。因為語法語素的借用，有時會連帶構式一起借過來，尤其當語法語素充當特定結構式的語法標記時，這類語法語素的借用往往伴隨著整個結構式的借用。而結構式的借用，屬於「語法複製」中的「構式拷貝」。副動詞結構在漢語中是不存在的，所以甘青漢語既然借用了這個構式，也可以說是拷貝了這個構式。但如果在理論上嚴格地把構式拷貝限定為一定不能含有語音成分的借用，則另當別論。

首先，元代漢語和甘青漢語中的「呵」來自語法借用，是毫無疑問的。劉勳寧(1991)和餘志鴻(1999)已經從音韻演變和文獻對證角度予以證明。甘青漢語中，「是」和「呵」基本呈現地理上的互補分佈，但它們的最基本功能都是與表時間和假設相關，被學者廣泛認為具有性質統一性。王雙成(2012:476)指出西寧、樂都表假設用「哈」，而民和、循化等方言用「是」。¹⁷雷漢卿(2017)也說樂都的「哈」，臨夏話都用「時」。筆者調查臨夏話，也基本證實了這個觀點。川澄哲也(2014)把西寧話「呵」的功能歸納為「後置詞」，表「動作先後次序」、「動作時間」和「假設語氣」三種意義。徐丹(2014:281)則把唐汪話「是」的語義歸納為兩點(1)「……時/後」，(2)條件/假設等，並認為(2)來自(1)的派生。由此可知兩者在西寧話和唐汪話中高度一致，具有語法統一性。

然而，「是/時」是否真是譯音字，是否在甘青漢語中也是語法借用，則難以確定。漢語的「時/是」中古都屬禪母，現代官話基本都讀做ʃ或s，所以它到底是不是對阿勒泰諸語假定副動詞(B)sAU的擬音借用，很不好說。其次，時間詞發展為假定/條件等，是個很常見的語義演變（江藍生2002；Heine & Kuteva 2002），如張煉強(1990)和艾皓德(1991)等諸學者從漢語史角度提出，唐宋時期「時」開始出現表假設的用法。阿勒泰諸語的假定副動詞，同樣可以兼表時間義。

餘志鴻(1999)指出《蒙古秘史》中「時」對應於古蒙古語裡表示界限意義的後置標記，「呵」對應古蒙古語表假定的副動詞詞綴。但《蒙古秘史》時代正經歷著「呵」逐漸被「時」替換的過程，稍後的《老乞大》和《朴通事》大部分改「呵」為「時」，體現了明顯的時間層次差異。《蒙古秘史》中的「時」很可能是譯音，即語法借用。

17. 王雙成(2012)同時指出，西寧方言中表假設時「呵」的使用頻率比「的話」更高、更普遍。

而後來又把很多「呵」都改為「時」，可能正是漢語本身「時」的語義擴展和假設的關係，與蒙古語的假設副動詞更加接近，在這個心理基礎上採用了語法複製的手段。

綜上，可以說「是」的語音變體「呵」在演變過程中，為語法借用，既借用了這個語法語素，又借用了它所在的結構式。但「是/時」則難以確定是借用還是複製，可能元代時為借用，後來變為複製。但兩者都只複製源語範疇，而未複製過程。若為複製，則為構式拷貝，「時」在拷貝了源語假設和時間義的基礎上，又通過自身功能擴展，發展了其他豐富的功能。圖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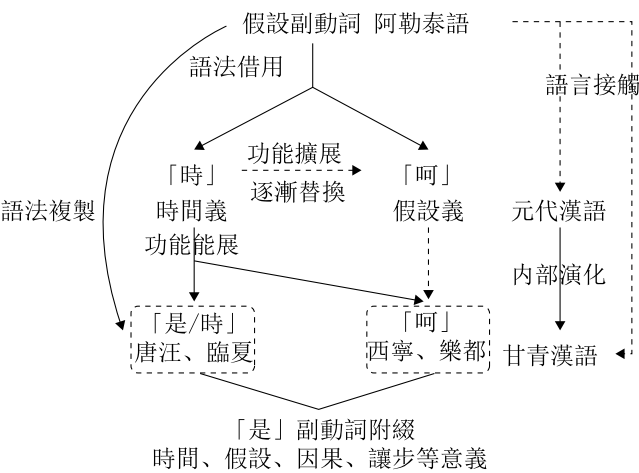


圖 4. 接觸引發的「是」副動詞附綴語法化演變機制擬測

4. 副動詞和類似結構的比較

4.1 副動詞與小句鏈

小句鏈是近來受到類型學家廣泛關注的句法結構。上述1.2.2小節已經對副動詞和中動詞（構成小句鏈）的理論爭議有所介紹。Ross (2016)把小句鏈視作一種非限定動詞的小句並合方式，構成小句加小句式的串合，也即取消它與副動詞的對立觀點，此認識有一定道理。藏語被很多學者定性為小句鏈語言，如DeLancey (1991)和Sun (1993)。而Bisang (1995)把DeLancey (1991)稱為小句鏈的結構都定性為副動詞結構。

甘青漢語在表達線性順序事件時，筆者目前見到過最多四個小句串聯的例子，如下所示：

臨夏話（馬樹鈞1984：53）

(37) 街上去了著東西買上了著就回著來了。上街去買了點東西就回來了。

甘溝話（張競婷、楊永龍2017）

(38) 尼麼是丫頭一天餓得不成是，園子裡看去是，包穀兩個種下著說。然後有一天姑娘肚子餓得不行，就到菜園子去看，看見種著幾株玉米。

上述例子中「是」的功能與所謂的「中動詞」並無二致。張競婷、楊永龍(2017)把「是」定性為「單純的啟後標記」，認為它不表時間和邏輯關係，僅僅是讓前面的句子變為從屬句，提示後面將要出現中心句，在篇章上具推進篇章的啟後功能。這個觀察非常細緻，但尚需完善。首先，它依然是副動詞附綴，但所在小句相對於主句已經不再是副詞性的，表達的順序義是典型的時間義用法，為前景信息。此類副動詞在藏語和阿勒泰類型語言中，都比較常見。

其次，「是」又同時具有原型連接型副動詞（表達讓步、條件、對比、原因等背景信息）的功能特點，基本都是將一主一從2個小句連接在一起。大陸阿勒泰類型語言的副動詞小句，在目前各類語法書上看到的例句，如蒙古語（清格爾泰199：280–283）、維吾爾語（力提甫·托乎提2012：294–303）和鄂倫春語（叢珊2019）等，也很少有超過3個串聯在一起的情形。

甘青漢語的這類副動詞小句組合情況，可能與阿勒泰類型語的副動詞小句組合特性有關，更大可能還是和漢語「流水句」的根本語法格局相關。沈家煊(2019)把漢語的根本句法格局定為「流水句」，認為它呈現「並置性」和「指稱性」兩大特點。「並置性」是指小句和小句之間無需靠連詞來連接，從並置形式就可以線上推導出主從關係、主調關係、順承或逆接關係。而漢語的連動結構和所謂「主從結構」所表達的功能，阿勒泰類型語言通常都是採用副動詞來表達，且都沒有連動結構，這同時也是甘青漢語的特點。

4.2 副動詞與連動結構

甘青語言區域研究中，常常把用副動詞標記連接的句子，視作連動結構，如仁增旺姆(1991: 14)。周晨磊(2017)將青海周屯話的副動詞結構視作並列複句、連動結構，且把副動詞附綴「著」、「了」視作體標記，此說恐還需完善。因為若視作體標記，則它們在VP中間強制出現的分佈，不能在漢語中有效說明，但卻與阿勒泰語「副動發達、缺乏連動」的句法特徵高度一致，且有時找不到它作為體的統一確切功能：

(39) 炕上半個跳著a下去了著b，尿下了個。跳下炕去尿尿了。[逗號前後為並列複句，「著b」沒有明確的體功能]

(40) 韭菜啊背上了a去了b。背上韭菜走了。[整句為連動結構，「了a」不能省]

不過也有學者已經認識到這類結構與漢語連動結構的差異，如席元麟(1989)在談到青海話副動詞「著」時正確指出，它與漢語連動結構不同，連動結構不能停頓，中間不能有連接詞，因而它是漢語完全沒有的語法成分。

雖然學界對連動結構的類型地位尚有爭議，但基本普遍認可此類結構的存在。據Bisang (1995)、Aikhenvald (2006)和Haspelmath (2016)等判斷連動結構的一般標準為：不能有連詞；屬於一個語調單位，不同動詞之間不能有停頓；表達單一事件或命題，等等。僅根據上述四條標準，就足以把副動詞和連動結構區別開來。副動詞結構有附綴，副動詞後可以有停頓，不屬於一個語調單位，可以表達複雜命題和事件。

甘青漢語方言的副動詞主要功能是做狀語，既不是獨立事件/命題，也不是一個宏事件中的微事件，通常是對主句表達的整個事件起修飾功能，充當全句所表事件/命題的背景、原因等伴隨特徵，在句法上有依存關係。如下甘溝話（張競婷、楊永龍2017）所示：

- (41) a. 媽媽哈乏得很是啊（罷嘛）噯傢黑飯還是做給了。媽媽很累，但還是給我們做了晚飯。
 b. 乏是黑飯啊沒心吃。因為太累了沒有胃口吃晚飯。

副動詞結構中的VP處於從屬地位，主句與從句用「是」連接，不同於連動式中幾個動詞形態上的對稱和共用。不過副動詞結構還可與主句共用賓語論元，這點又類似連動結構：

(42) 你蘋果買是藏買去。 你如果買蘋果的話，現在就去買。 （張競婷、楊永龍2017）

連動和副動在類型上確實共用某些共性，Bisang (1995)詳細討論了連動和副動的區別和聯繫，此不贅述。

甘青漢語方言的副動詞，與阿勒泰語和藏緬語類似，同樣存在亞洲式副動詞，即句法上兼有主從和並列雙重屬性，語義上兼有前景信息和背景信息，難以分析為狀語的副動詞形態，如例(17)的「是」、例(37)的「著」。

下表簡要對副動、連動和並列三者的小句並合關係做一對比：

表 7. 副動、連動、並列結構比較

句法語義特徵	甘青漢語方言副動式	阿勒泰語副動式	連動式	並列式 (複合句)
語法形式	是/著	副動詞詞綴	Ø	Ø/連詞
主從關係	+	+	-	-
主次關係	+	+	+	不相關
賓語論元是否共用	+/-	+/-	+	+/-
動詞形態對稱性	+/-	-	+	+/-
語義功能	單一宏事件/ 不同宏事件	單一宏事件/ 不同宏事件	單一宏事件	不同宏事件

按照Bisang的觀點，副動詞是「專門用於表達副詞性主從關係的動詞形式，不能單獨做句子的主要謂語。」副動詞與連動結構的語義功能域基本相同，都是推動事件的敘述或為事件提供背景信息，二者最主要的區分是不對稱性(asymmetry)，連動結構的幾個動詞通常沒有形態上的不對稱，均能獨立做謂語；而副動詞與主動詞之間在形態上有顯著的不對稱，通常不能單獨做句子的謂語。

Bisang的觀點，顯然針對單一語調的部分副動詞而言成立，但對於表達不同宏事件、與主句具有不同語調的副動詞而言，副動詞和連動結構還是有很多不同。

5. 區域特徵推移與副動詞和連動結構

語言區域特徵，是指語言區域內部多數語言共用的一些特徵，這些特徵不能歸因於共同原始語特徵的保留或沿流(drift)，並使得區域內語言在類型面貌上異於周圍的其他語言(Haspelmith 2001)。一般而言，區域特徵為本區域多數語言所共有，不見於該區域之外、地理上鄰近的語言，甚至在世界多數語言中罕見；不屬於語法系統中的邊緣成分；有標記性程度高；可借性低等等(Heine & Kuteva 2005:74–175；吳福祥 2013)。甘青河湟地區的副動詞結構，基本不見於中國境內的其他漢語方言，同時有別於藏語、阿勒泰語中的副動詞形態，有顯著的特徵，因而可作為界定甘青河湟語言區域的參數之一。河湟地區豐富的副動詞形態，與周圍藏語和阿勒泰語副動詞發達有關，同時也與漢語發達的連動結構有關，語言之間不同結構的互動和混合造成了河湟方言獨特的副動詞結構。甘青語言區域與副動詞發達相伴的一個區域特徵，即連動結構極不發達，這點在以往學者概括區域內漢語的特徵時，均未指出，應予補足。

Bisang (1995)指出，連動結構與副動詞應看作區域現象，缺乏形態的孤立型語言通常連動結構比較發達，如東南亞諸語，形態豐富的語言往往副動詞形態較為發達，如印歐語、阿勒泰語等，連動結構與副動詞也可能共存於同一種語言中，如藏語和泰米爾語(Tamil)。

把副動和連動現象綜合起來考慮，會發現：中國境內語言副動詞分佈的一個典型特點是，從西北往東南逐步減弱。藏語支的藏語，連動結構極其不發達，只存在不對稱型連動結構。DeLancey (1991)所描寫的藏語的連動結構，實際很多在Bisang (1995)和Haspelmith (2016)的系統中，都不算真正的連動。周晨磊(2017)特別指出，青海周屯話的連動式非常不顯赫。越往西南，靠近漢語族、壯侗語族和苗瑤語族地區的語言，比如彝語支、景頗語支、緬語支，副動詞越不如藏語支和羌語支發達，連動結構則越來越發達，及至納西語、土家語，以及語序已經由SOV變成SVO的白語和克倫語，已經很難看到副動詞現象。黃成龍

(2014)把藏緬語中連動結構的分佈規律總結為：北部、西部的藏緬語連動結構不豐富，一般只有非對稱連動結構，南部、東南部連動結構豐富，對稱和非對稱連動結構都存在。劉丹青(2015)發現連動結構在漢語中的分佈，呈現從西北到東南逐步加強的趨勢，同時指出它在藏緬語中的分佈，也呈現同樣的地理特徵。而筆者的調查研究顯示，副動詞的分佈規律則與連動結構相反，呈現從西北到東南逐步減弱的趨勢。如果把北部的阿勒泰語系語言也納入進來，則會發現：

越靠近西北，副動詞越發達，阿勒泰類型語言、藏緬語和部分漢語方言，都有副動詞結構，但連動結構越弱，甚至沒有；越靠近東南，副動詞越不發達，諸多藏緬語除了有副動詞，還有發達的連動結構，連動比副動詞更加發達，而漢語方言和部分藏緬語已經無副動詞。副動詞和OV語序體現出強烈的相關性。

這種地理推移，可能是語言自身演變的結果，但更可能是語言接觸導致的區域現象。上述地理分佈的兩頭，東南是「東南亞語言聯盟」(Southeast Asian Sprachbund)，而西北則是「甘青語言區域」(Qinghai-Gansu linguistic area)，都是被學界公認存在深度語言接觸的區域。東南地區是漢語族和壯侗、苗瑤語族的主要分佈區，同時還有部分藏緬語，而這些語族是世界上連動結構最發達的地區之一，連動結構被視為東南亞語言聯盟的區域特徵之一(Enfield 2017: 608)。漢語連動結構強弱的地理推移現象，明顯和語言接觸有緊密關係。

因此當漢語發達的流水句和連動結構，遇到藏語和阿勒泰類型語言發達的副動詞且欠缺連動結構的句法格局時，就出現主從連詞簡化、連動消亡的趨勢。但拷貝副動詞附綴，固定於小句VP後，或複製副動詞功能，而對漢語原有的虛詞成分進行重新分析和泛化，使之具有句法強制性和黏附性，使之形態化，體現出對漢語流水句格局的偏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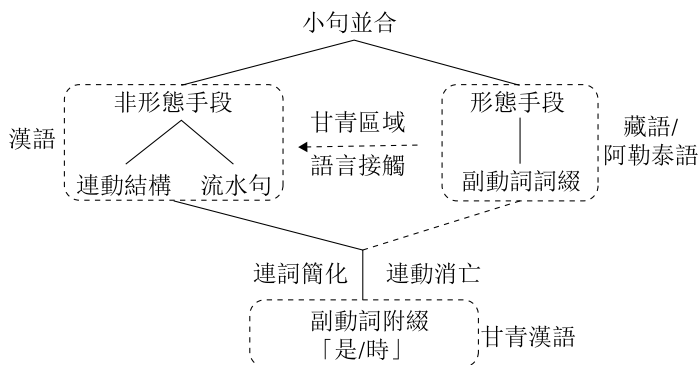


圖 5. 甘青地區小句並合手段的演化

6. 結語

甘青語言區域存在深度語言接觸，具有系列區域特徵，其中副動詞便是非常凸顯的共用特徵之一。但之前研究側重名詞形態和語序，對動詞性形態關注較少，因而很多學者尚未意識到副動詞作為甘青語言區域特徵的重要性。甘青漢語副動詞附綴「是」、「著」、「塔拉」，在口語中最高頻，分佈最廣，能夠構造副動詞小句。

本文以副動詞附綴「是」為例，在前輩學者基礎上，全面探討了它在語義、限定性、指稱轉換和預指照應等方面的特點，發現它既與阿勒泰類型語言有近似的地方，又有些不同，體現了語言接觸的多樣性和複雜性。本文認為「是」既可以構造副詞從句，表達主從關係，同時還可以構造小句鏈結構，表達主次關係；還糾正了部分學者把它所構造的小句視作連動結構的觀點。

表 8. 各語言（方言）副動詞從句的比較

形態句法	甘青漢語	阿勒泰 類型語言	安多藏語	現代 漢語
語法形式	附綴「是/著」	副動詞詞綴	副動詞附綴	連詞、 附綴
主從關係	+	+	+	+
主次關係	+	+	+	不相關

表 8. (續上表)

形態句法	甘青漢語	阿勒泰 類型語言	安多藏語	現代 漢語
限定性 _{形態}	不相關	—	—	不相關
限定性 _{語義}	+/-	—	—	+/-
指稱轉換	可變	可變	可變	可變
語義類型	連接、敘述、 並列	連接、敘述、 並列	連接、敘述、 並列	連接

上表是對甘青漢語方言的副動詞從句與阿勒泰類型語言和安多藏語的基本特徵匯總表。需補充說明的是，甘青漢語和安多藏語副動詞並列型語義都很少見。現代漢語沒有副動詞形態句法現象，表格乃羅列通常所謂狀語從句進行比較。

來源上，是來自與阿勒泰類型語言的接觸，而非一些學者認為的藏語。接觸機制在部分地區可能為語法借用，但在臨夏、唐汪等地，則很可能為語法複製，目前還難以肯定。它的形成，和SVO語序的漢語連動結構發達、流水句發達且缺乏副動詞形態，以及周邊SOV語序的阿勒泰語和藏語副動詞極其發達有關，而典型性範疇在語言接觸過程中更容易被借用或保留。

從區域特徵推移的角度可以發現，連動和副動詞呈現從西北到東南的反向分佈。副動詞在西北的藏緬語、甘青漢語和阿勒泰類型語言中很發達，而在西南的大陸東南亞語言區域中非常罕見。與之相反，連動結構則在東南亞語言區域很發達，甚至很多藏緬語也有發達的連動結構，但在西北的藏緬語、甘青漢語和阿勒泰類型語言中卻非常缺乏，或者只有很不典型的連動結構。




Acknowledgements

《語言暨語言學》匿名審稿專家和編輯部給出了寶貴的意見，在此一併致謝！文中如有錯漏，概由作者負責。

References

- Aikhenvald, Alexandra Y. 2006.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s in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In Aikhenvald, Alexandra Y. & Dixon, R.M.W. (eds),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s: A cross-linguistic typology*, 1–6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ickel, Balthasar. 1998. Review article: Converbs in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Linguistic Typology* 2(3). 381–397.
-  Bisang, Walter. 1995. Verb serialization and converbs –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In Haspelmath, Martin & König, Ekkehard (eds.), *Converbs in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Structure and meaning of adverbial verb forms – Adverbial participles, gerunds*, 137–188.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Cao, Daogen (曹道根). 2018. Revisiting the finite vs. non-finite distinction in Mandarin Chinese 再論漢語是否有限定和非限定區分. *Dangdai Yuyanxue* 當代語言學 2018(1). 19–39.
- Cao, Guangshun (曹廣順). 2012. Special syntactic features in Northwest dialects and contact induced syntactic change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 Taking case category as example 西北方言特殊語法現象與漢語史中語言接觸引發的語法改變——以格範疇為例. *Lishi Yuyanxue Yanjiu* 歷史語言學研究 5. 271–278.
- Chen, Naixiong (陳乃雄). 1982. Wutunhua chutan 五屯話初探. *Minzu Yuwen* 民族語文 1982(1). 10–18.
- Chingeltei (清格爾泰). 1991. *A grammar of the Mongolian language* 蒙古語語法. Hohhot: Inner Mongolia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Cong, Shan (叢珊). 2019. *A grammar of Tuohelu Oroqen: An Altaic language of China* 托河路鄂倫春語參考語法. Tianjin: Nankai University. (Doctoral dissertation.)
-  DeLancey, Scott. 1991. The origins of verb serialization in Modern Tibetan. *Studies in Language* 15(1). 1–23.
- Dixon, R.M.W. 2010. *Basic linguistic theory*, vol. 1.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wyer, Arianne M. 1995. From the Northwest China sprachbund: Xúnhuà Chinese dialect data. *Yuen Ren Society Treasury of Chinese Dialect Data* 1. 143–182.
- Eifring, Halvor (艾皓德). 1991. Subordinate clauses ending in shí in Early Mandarin 近代漢語以「時」煞尾的從句.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1991(6). 451–459.
-  Enfield, Nick J. 2017. Language in the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Area. In Aikhenvald, Alexandra Y. & Dixon, R.M.W. (eds),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linguistic typology*, 601–62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oley, William A. & Van Valin Jr., Robert D. 1984. *Functional syntax and universal gramm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enetti, Carol. 2005. The participial construction of Dolakhā Newar: Syntactic implications of an Asian converb. *Studies in Language* 29(1). 35–87.
-  Gerlach, Birgit. 2002. *Clitics between syntax and lexic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Guo, Yanbing (郭延兵). 2006. Analyzing the “shì”-sentences in Linxia dialect 臨夏方言中特殊「是」字句分析. *Gansu Guangbo Dianshi Daxue Xuebao* 甘肅廣播電視大學學報 2006(4). 29–31.

- doi Haiman, John & Thompson, Sandra A. (eds.). 1988. *Clause combining in grammar and discours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doi Haspelmath, Martin. 1995. The converb as a cross-linguistically valid category. In Haspelmath, Martin & König, Ekkehard (eds.), *Converbs in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Structure and meaning of adverbial verb forms – Adverbial participles, gerunds*, 1–56.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doi Haspelmath, Martin. 2001. The European linguistic area: Standard average European. In Haspelmath, Martin & König, Ekkehard & Oesterreicher, Wulf & Raible, Wolfgang (eds.), *Language typology and language universals: An international handbook*, 1492–1510.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 Haspelmath, Martin. 2016. The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 Comparative concept and cross-linguistic generalization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7(3). 291–319.
- doi Heine, Bernd & Kuteva, Tania. 2002. *World lexicon of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inese version: see also the Mandarin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in 2010 under the title: *Yufahua de shijie ciku* 語法化的世界詞庫. Beijing: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Translated by Long, Haiping (龍海平).)
- doi Heine, Bernd & Kuteva, Tania. 2003. On contact-induced grammaticalization. *Studies in Language* 27(3). 529–572.
- doi Heine, Bernd & Kuteva, Tania. 2005. *Language contact and grammatical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uang, Chenglong (黃成龍). 2014. Zangmianyu de liandong jieou 藏緬語的連動結構. (Paper presented at Quanguo Hanzangyu Liandong Jieou Xueshu Yantaohui 全國漢藏語連動結構學術研討會, Hangzhou, 6 December 2014.)
- Jacobsen, William H. Jr. 1967. Switch-reference in Hokan-Coahuiltecan. In Hymes, Dell H. & Bittle, William E. (eds.), *Studies in southwestern ethnolinguistics*, 238–263. The Hague: Mouton & Co.
- Janhunen, Juha. 2007. Typological interaction in the Qinghai linguistic complex. *Studia Orientalia* 101. 85–102.
- Jia, Xiru (賈晞儒). 1993. Qinghai hanhua de “zhe” yu Qinghai Mengguyu de -d₃ 青海漢話的「著」與青海蒙古語的-d₃. *Xibei Minzu Yanjiu* 西北民族研究 1993(1). 267–273.
- Jiang, Lansheng (江藍生). 2002.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the temporal words *shi* and *hou* 時間詞「時」和「後」的語法化.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2002(4). 291–301.
- Kawasumi, Tetsuya (川澄哲也). 2010. Clause linkage marker “著” in the Xining dialect of Mandarin (Qinghai Province) 西寧方言的小句連接標記「著」. *Annals of Foreign Studies* 神戸市外國語大學外國學研究 76. 83–93.
- Kawasumi, Tetsuya (川澄哲也). 2014. On “[he]” expressing the order of actions in Xining dialect 西寧方言裡表示動作次序的「呵」. *Fukuoka University Review of Literature & Humanities* 福岡大學人文論叢 46(2). 351–361.
- Lei, Hanqing (雷漢卿). 2017. The modal particle [xa] 哈 in Ledu dialect, Qinghai Province 青海樂都方言的語氣助詞「哈」. *Fangyan* 方言 2017(4). 487–495.
- Litif, Tohti (力提甫·托乎提). 2012. *Xiandai Weiwueryu cankao yufa* 現代維吾爾語參考語法.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 Liu, Danqing (劉丹青). 2008. *A handbook for grammatical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語法研究調查手冊.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 Liu, Danqing (劉丹青). 2015. Syntactic status and mightiness of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s in Chinese and neighboring languages 漢語及親鄰語言連動式的句法地位和顯赫度. *Minzu Yuwen* 民族語文 2015(3). 3–22.
- Liu, Xunning (劉勳寧). 1991. Qinghai xininghua biaoshi jiashe de yuqi [xɔ] yu jindai Baihua de “He” 青海西寧話表示假設的語氣詞[xɔ]與近代白話的「呵」. In *Editorial Committee of Jinian Wangli Xiansheng Jiushi Danchen Wenji* (紀念王力先生九十誕辰文集編委會編) (ed.), *Jinian Wangli Xiansheng Jiushi Danchen Wenji* 紀念王力先生九十誕辰文集, 371–376. Jinan: Shandong Education Press.
-  Longacre, Robert E. 2007. Sentences as combinations of clauses. In Shopen, Timothy (ed.), *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 Volume 2, complex construction*, 2nd edn, 372–42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 Qiping (馬企平). 1984. Linxia fangyan yufa chutan 臨夏方言語法初探. *Lanzhou Xuekan* 蘭州學刊 1984(1). 79–84.
- Ma, Shujun (馬樹鈞). 1984. Hanyu Hezhouhua yu Aertai yuyan 漢語河州話與阿勒泰語言. *Minzu Yuwen* 民族語文 1984(2). 50–55.
- Ma, Wei (馬偉). 1994. Xunhua Hanyu de “shi” yu Salayu de “sa/se” yufa gongneng bijiao 循化漢語的「是」與撒拉語的「sa/se」語法功能比較. *Qinghai Minzu Yanjiu* 青海民族研究 1994(3). 69–75.
- Meng, Hedalai (孟達來). 1999. Comparision of the conditional attached elements between Turkic language branch and the languages of Mongolian branch in Gansu and Qinghai areas 蒙古語族甘青語言的假定式附加成分與突厥語族語言的比較. *Xibei Minzu Xueyuan Xuebao* 西北民族學院學報 1999(1). 63–69.
- Min, Chun-fang (敏春芳). 2013. Yuyan jiechu shiyu xia dongxiangyu fudongci yanjiu 語言接觸視域下東鄉語副動詞研究. *Gansugaoshi Xuebao* 甘肅高師學報 2013(6). 31–34.
- Min, Chun-fang (敏春芳) & Cheng, Yao (程瑤). 2015. The origin and complex implications of “yes” in Linxia dialect 語言接觸視域下臨夏話「是」字句特殊用法研究. *Lanzhou Daxue Xuebao (Shehui Kexue Ban)* 蘭州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 2015(6). 54–60.
- Min, Shengzhi (敏生智). 1989. Hanyu Qinghai fangyan yu Zangyu Anduo fangyan 漢語青海方言與藏語安多方言. *Qinghai Minzu Xueyuan Xuebao (Shehuikexue Ban)* 青海民族學院學報 (社會科學版) 1989(3). 77–87.
- Mo, Chao (莫超). 2004. *Bailongjiang liuyu Hanyu fangyan yufa yanjiu* 白龍江流域漢語方言語法研究. Beijing: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Press.
-  Nedjalkov, Vladimir P. 1995. Some typological parameters of converbs. In Haspelmath, Martin & König, Ekkehard (eds.), *Converbs in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Structure and meaning of adverbial verb forms – Adverbial participles, gerunds*, 97–136.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Nikolaeva, Irina (ed.). 2007. *Finiteness: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founda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Nübling, Damaris. 1992. *Klitika im Deutschen: Schriftsprache, Umgangssprache, alemannische Dialekte*. Tübingen: Narr.

- Nugteren, Hans & Roos, Marti. 2006. Prolegomena to the classification of Western Yugur. In Erdal, Marcel & Nevskaya, Irina (eds.), *Exploring the Eastern frontiers of Turkic*, 99–130.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 Payne, Thomas E. 2011. *Describing morphosyntax: A guide for field linguists*. Beijing: Beijing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Alternative title: 描述形態句法.)
- Renzengwangmu (仁增旺姆). 1991. Hanyu Hezhouhua yu Zangyu de juzi jiegou bijiao 漢語河州話與藏語的句子結構比較. *Minzu Yuwen* 民族語文 1991(1). 12–18.
- Ross, Daniel. 2016. Expressing adverbial relations in clause linkage with converbs: Definitional and typological considerations. (Paper presented at Syntax of the World's Languages 7: Workshop on Adverbial relations and Clause Linkages, Mexico City, 20 August 2016.)
- Shao, Mingyuan (邵明園). 2018. *Hexi Zoulang Binwei Zangyu Dongnahua Yanjiu* 河西走廊濒危藏語東納話研究. Guangzhou: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 Shao, Mingyuan (邵明園) & Lin, Xuna (林旭娜). 2023. Ganqing Hanyu yubinge “xa” de jiechu fangxiang 甘青漢語與賓格「哈」的接觸方向.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9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IACL-29), Macau, 27–29 May 2023.)
- Shen, Jiaxuan (沈家煊) & Xu, Liqun (許立群). 2016. Reanalysis of the Pre-Qin “N er V”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n-on sentences 從「流水句」的特性看先秦「名而動」結構. *Yuyan Jiaoxue yu Yanjiu* 語言教學與研究 2016(6). 1–11.
- Shen, Jiaxuan (沈家煊). 2019. *Chaoyue zhuwei jiegou: Duiyan yufa he duiyan geshi* 超越主謂結構：對言語法和對言格式.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Shes Rab, Rgya Mtsho (喜饒嘉措). 1991. Yuyan guanxi yanjiu zhong de yixie lilun wenti: *Hanyu Hezhouhua yu Zangyu de juzijiegou bijiao* duhou 語言關係研究中的一些理論問題——《漢語河州話與藏語的句子結構比較》讀後. *Minzu Yuwen* 民族語文 1991(4). 11–22.
- Slater, Keith W. 2003. *A grammar of Mangghuer: A Mongolic language of China's Qinghai-Gansu sprachbund*.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 Sun, Jackson T.-S. 1993. Evidentials in Amdo Tibetan.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63(4). 945–1001.
- Sybesma, Rint (司馬翎). 2019. Finiteness and Chinese main clauses 限定性和漢語主句.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6(2). 325–344.
- Van Valin Jr., Robert D. 2005. *Exploring the syntax-semantics interfa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Vovin, Alexander. 2005. The end of the Altaic controversy: In memory of Gerhard Doerfer.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49(1). 71–132.
- Wang, Shuangcheng (王雙成). 2012. The pattern of the adpositions in the Xi'ning dialect 西寧方言的介詞類型.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2012(5). 469–478.
- Wu, Fuxiang (吳福祥). 2005. On the non-obligatory status of the Mandarin aspect markers *le* and *zhe* 漢語體標記「了」、「著」為什麼不能強制性使用. *Dangdai Yuyanxue* 當代語言學 2005(3). 237–250.
- Wu, Fuxiang (吳福祥). 2013. Overview of areal linguistics 區域語言學綜觀. *Lishi Yuyanxue Yanjiu* 歷史語言學研究 2013(1). 130–151.

- Xi, Yuanlin (席元麟). 1989. Hanyu Qinghai fangyan he Tuzuyu de duibi 漢語青海方言和土族語的對比. *Qinghai Minzu Yanjiu* 青海民族研究 1989(1). 90–94.
- Xiang, Mengbing (項夢冰). 1994. Xinquan fangyan de shi 新泉方言的「時」. *Shaoguan Xueyuan Xuebao* 韶關學院學報 1994(1). 35–47.
- Xie, Xiaolan (謝曉安) & Hua, Kan (華侃) & Zhang, Shumin (張淑敏). 1996. Gansu Linxia Hanyu fangyan yufa zhong de Anduo Zangyu xianxiang 甘肅臨夏漢語方言語法中的安多藏語現象.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1996(4). 273–280.
- Xu, Dan (徐丹). 2014. *Tangwanghua yanjiu* 唐汪話研究. Beijing: The Ethnic Publishing House.
- Xu, Dan (徐丹) & Peyraube, Alain (貝羅貝). 2018. Linguistic area of Gansu-Qinghai in China 中國境內甘肅青海一帶的語言區域. *Hanyu Xuebao* 漢語學報 2018(3). 2–15.
- Yang, Yonglong (楊永龍). 2019. The mixed grammatical features of Hehuang Chinese dialects in Gansu and Qinghai Provinces and their genesis routes 甘青河湟話的混合性特徵及其產生途徑. *Minzu Yuwen* 民族語文 2019(2). 10–24.
- Yeshes Vodgsal, Atshogs (意西微薩·阿錯). 2004. *Daohua yanjiu* 倒話研究. Beijing: The Ethnic Publishing House.
- Yu, Zhihong (餘志鴻). 1999. Yuandai Hanyu jiasheju de houzhi biaoji 元代漢語假設句的後置標記. *Yuwen Yanjiu* 語文研究 1999(1). 39–43.
- Zhao, Lüyuan (趙綠原). 2015. *Gangou fangyan de dongci houfu chengfen: Jianlun jiechu beijing xia de shiti xitong* 甘溝方言的動詞後附成分——兼論接觸背景下的時體系統. Beijing: Graduate School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Master's thesis.)
- Zhang, Jingting (張競婷) & Yang, Yonglong (楊永龍). 2017. Qinghai Minhe Gangouhua de zhuangyucongju biaoji shi jiqi lai yuan 青海民和甘溝話的狀語從句標記「是」及其來源. *Yuwen Yanjiu* 語文研究 2017(2). 53–59.
- Zhang, Lianqiang (張煉強). 1990. Shishuo yi “shi” huo “de shihou” shawei de jiashe congju 試說以「時」或「的時候」煞尾的假設從句.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1990(3). 174–179.
- Zhou, Chenlei (周晨磊). 2017. The weakening of mighty categories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contact 顯赫範疇的弱化：語言接觸的視角. *Yuyan Yanjiu Jikan* 語言研究集刊 2017(1). 47–62.
- Zhu, Dexi (朱德熙). 1985. *Yufa dawen* 語法答問.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Zwicky, Arnold M. 1985. Clitics and particles. *Language* 61(2). 283–305.
-  Zwicky, Arnold M. & Pullum, Geoffrey K. 1983. Cliticization vs. inflection: English *n't*. *Language* 59(3). 502–513.

Sinitic converbal clitics *shi* in the Gan-Qing linguistic area: Semantics, function, and origin

Abstract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features of the Gan-Qing linguistic area, converb is widely detected in Gan-Qing Chinese dialects. Although scholars have described its semantic, morphological, and syntactic features, and confirmed that this phenomenon is not an internal innovation of Chinese but a result of language contact, they have neither determined its grammatical category nor described its features such as finiteness, switch reference, and cataphora.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morphological and syntactic features of the converb *Shi* 「是」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ypology and studies its grammaticalization in detail. It is argued that the converb *Shi* belongs to the “construction replication” subsumed within contact-induced grammaticalization, and that it comes from Altaic rather than having been replicated from Tibetic languages. In the evolution of areal features, converbs and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s represent explicit geographical complementary distribution on the Asian continent.

Keywords: Gan-Qing Linguistic area, Gan-Qing Chinese, converbs, finiteness, language contact

Address for correspondence

Mingyuan Shao
Department of Chinese
Sun Yat-sen University
135 Xingang Road West
Haizhu District
Guangzhou, Guangdong 510275
China
nkmyshao@sina.com

Co-author information

Xuna Lin
Peking University
linxn9@mail2.sysu.edu.cn

Publication history

Date received: 19 March 2021

Date accepted: 30 December 2021

Published online: 2 July 2024